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宋遺民錄

明程敏政撰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五

宋遺民錄卷九

明 程敏政著

吳子善

附錄三

吳思齊傳

任士林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人。父遷龍川。陳氏所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殺其鄰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輒聾。不聞人事。懶不與世接。獨與婺方鳳閣謝翱。睦方燾友善。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選仕員郎。當補官。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在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微。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為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婿禮。不衰。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勗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為太府

少卿留丞相直堂有勳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令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為？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微惜乎？其自闕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子曰：善人哉，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貞矣哉。贊曰：余識謝翱，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二李，其傳乎？遇方鳳道，謝翱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子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鄰，畸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宋 濂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敏邃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為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

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支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於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贓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恆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塹城之何為即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函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為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勳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為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免女欲殺者全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

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發。方鳳粵謝翱。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吐吐。而略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真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學師之。方鳳評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汝社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帙多未就。子三人。莫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贊曰。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向天。未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與。士有哀思齊者云。脫碣石其如卷兮。鉅海斂而不收。其言信矣哉。

九日前子善來會山中

謝翹

朝尋寒露枝，莫摘不盈把。風吹西南雲，幽情誰與寫。有客來縉州，遺我古蓋箬。中有鴛鴦文，色如銅雀瓦。浮以鬱金麩，蒼蘚籍其下。此物寧足感，聊用助歌者。但懷郢曲悲，豈計所知寡。

雪中方四隱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雨舊遊奉和併呈吳六贊府

金華入北山，空響出靜竚。鹿田在其顛，肺石來風雨。有客六七人，昔遊至其處。唯我愁不眠，起坐蹠君語。謂此定何聲，百感生離緒。既非琴與瑟，復異砧將杵。醉者呼不應，愁者自為苦。空孺寄孤衾，展輓如巢樹。浩歌散餘悲，以足拊柱礎。爾來又七年，欲至困羈旅。傳聞老桑門，已復蟬蛻去。入山惡少年，巾鉢空其聚。乃知人世間，何者為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所。夢中遙相望，各抱不售賈。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地主况有期，興馬不待假。倘規宿山中，畸人不應舍。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廷博案十詩原本署名楊仲宏檢黃滔及陸希刺集十詩相同未知孰是揚集自有十首題曰東陽十題今仍原本

之舊而別錄楊詩於後以正之云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一作自焚材。高初偶得音，苦一作竟誰聞。天海空遺操，冰霜見

裂紋中厨一作官誤。方煮鶴，終得舍夫君。

蠹簡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一作舊藏。漆痕微有字，芸草寂一作無香。後死嗟猶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一作鑿，磨穿偶至今。綫紋一作虛綠潤，雨氣失一作元陰。瓦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攜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一作生一作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模糊。蛺一作蝶飛疑去，波濤一作漸折轉無。良工今豈有，為爾一長吁。

舊劍

憶啟一作昔，蛟龍匣一作劍。提攜徑一作竟，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報人恩，歲月銅花澀。雲煙斗氣牛斗昏，淒涼一作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十年獨此留。玉臺蟲網暗，珠匣土花浮。莫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盤一作
指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藥

不解照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一作年誤中路棄，無復向人明。雨宿一作宿高齋夢，秋吟廢
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表

襲爾亦已久，霜風兩袖一作雙鬢穿。甘從穉子笑，未受故人憐。雅製餘一作逾前古，深
期在一作及暮年。素絲今化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卧，何年廢一作破廟碑。圖經愁莫載，耆舊說頻移。野燒龜趺一作文誤失，荒苔鳥
跡疑。遙知千載後，拂拭轉堪悲。

卧鐘

龍簾久摧折，塵一作深埋柰爾何。耕民誰睥睨，野衲自摩挲。雅奏多年歇，銘文幾字謬。

斜陽荆棘裏長伴舊銅駝

東陽十題

知不足齋輯補

揚仲宏

焦桐

只作全生計。惟存半死心。芻蕘猶不買。斤斧重相尋。遂使燧焦釜。誰為愛古琴。有材不足恃。愁絕念知音。

蠹窟

往古韋編在。何年始汗青。蠹蟲深卜宅。科斗少成形。浪滅沾秦火。搜羅出漢庭。斯文天未喪。不敢望全經。

破硯

彼美端溪石。家藏歲月多。廉隅皆破缺。筋力盡研磨。玉亦堅而已。星如粲者何。向來曾自說。持用擬高科。

殘畫

斷裂無邊幅。華堂棄置餘。蒼松深踞地。白鶴上凌虛。風格猶森若。丹青總翳如。苦心絕人事。誰見用功初。

絕人事。誰見用功初。

舊劍

匣裏雌雄劍。通神世所聞。潛精依厚地。吐氣切高雲。亦有蛟龍害。寧無星斗文。不逢雷煥識。埋沒復何云。

塵鏡

收藏無寶匣。歎息網絲懸。孰使明為暗。如觀醜勝妍。玉臺終寂寂。金鵲尚翩翩。政訝開元日。虛將盛事傳。

廢棊

二尺書檠在。如今久棄捐。魚膏雖有燭。蠹簡獨無緣。牆下偕遺礫。窗間帶舊煙。却觀提挈處。辛苦悔當年。

敗裘

寂寞牛衣子。能無敝緼袍。塵埃須浣濯。蟻蝨費爬搔。意味存雞肋。寒涼視馬毛。千金既銷鑠。猶聽朔風號。

斷碑

摩挲不成讀。上有鮮斑斑。字畫鍾王輩。文章漢魏閒。龜趺凋鬣屨。螭首落孱顏。渤海

神明遠。今同礎石頑。

卧鐘

漢殿經焚後。呀然卧草中。雕鐫牙板廢。鋪澀土花蒙。追蠹難陳力。華鯨不奏功。待賢初設簾。想見古人風。

跋吳善父哀辭

黃潛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余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遊仙華寶掌閒。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曰白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為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閒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閒為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哭。蓋猶幾其為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為娶之永康人。

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未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言笑。樵兒牧豎。或戲給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也。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也。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恆若以為歎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復為辭以相之。姑追叙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已竟長終。莫挂還鄉劍。真隨厭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為逢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社荒春汐。鄉山隕夜星。夕陽

鄰舍笛。悽切。可堪聽。

宋道民錄卷九終

宋遺民錄卷十

明 程敏政著

龔聖子 附錄四

龔聖子小傳

姑蘇志

龔開字聖子。號翠巖。山陽人。嘗寓於吳。博學好古。負才能。尚節氣。而甚邃於經術。閒為詩文。皆清勁古雅。遊戲翰墨。為山水人物。尤卓絕不凡。時多尚之。嘗為韓蘄王孫亦頗作清涼居士圖。清涼居士即王也。涼帽野服。控一長耳。二三童子相後先。遨遊湖山間。且題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於佛。乘有驅貌。孰洗河洛之志。而自晦於驂鞍之上。悲夫。想像其布置及所題之辭。槩可見矣。居吳之日。高郵龔璠為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方虛谷嘗稱其詩。老筆有骨。議論典刑。平生長鬚及腹。行走如飛。意氣令人感動。

桑海遺錄序

吳 棻

項子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耕吐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寶為

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効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大湖。掃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脚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詣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閨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益益詳焉。方唐宋五代之季。藩政跋扈。武臣矜驕。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處用儒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堦。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夾攻。而

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園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十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事。蓋無愧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子。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俛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駘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入。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秦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之曰天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為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

司次在第五。奏請擢居第一。父留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服除。檢會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中外。洵洵。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還里。景定庚申。除鎮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歷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為郎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度節中外。踐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之。其權直也。賈似道託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先是。彙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忌避。似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元德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南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葬。起復總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尚書。領舊職。八月。至闕。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擢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瑞明殿學士。領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趣師入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

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丞相駐軍皋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去十九日。甲申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講解。二十日詔以資政舊職詣北軍留營中。明日宰臣吳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勤王兵盡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俱北。二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濬及廝役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日入儀真城。後三日郡守苗再興以閩府令命給宋瑞出門。以輕兵護出境聽所之。經維揚不見內。從者四人亡去。趨高沙道遇哨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廢牆得免。歷七水寨由秦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閩府命皆不見內。遵海而南。至溫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州移潭州龍巖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仍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雩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偽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傑。並起應之。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人。其九月丁齊魏國太夫人憂。奪情起復。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潰被執。已卯三月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管押宋瑞北去。

至會同館赴樞密院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問德祐爾君何為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為忠。宋瑞曰德祐既失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為忠。從懷愍者非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眾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立。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既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爾是忠臣不走出城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丞相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為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囚中作贊并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為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閒今天與之機謹南嚮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龔開曰僕見青原人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備具因求得贖本取其始末為傳與趙陸二傳並存而有感於

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為一。正須聲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居西者無議為。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之衆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名。而適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抒君之急云耳。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為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數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可到。汴既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虛內。重兵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丘門。扣關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嗚呼。似者尚可取鑒。况身親之。以此知兵力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為用也。

宋陸君實傳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攜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鄰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

美瑛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之制置淮東。君實嘗餞板轅。賀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與制使有連。又殿撰贊堦。於是相攜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歷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為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翁翁熟。凡僚吏因公事過閣。要以主賓情接為貴。而君實退然。託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閣。有集則持敬尊俎間。終日與眾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覺詔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閑。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為少。後密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閒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於維揚。閻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迎。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為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既無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暮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王帥府過浙東。

望慕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帝曰令走關募諸將口未幾關三門人三

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
在兵閒歷詰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底於濟議又不合以
言者被譴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
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惶恐即日召還遷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
捧土為殿陸遇時節朝會君實端笏威服如立右文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山淒
然至以朝服拭淚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略君實隨宜裨補盡心力而為之及祥
興繼立兩軍相見於崖山南軍大舟三百艘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前鋒而以
中部居宸扆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為之混亂君實出
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
體用黃金砸腰閒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月六日癸未臨海錄無也年四十二君
實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後死以此冊傳
故人僕嘗託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冊不得姑以所聞輯為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
嘗序大略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賦詩或謂僕益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略為拘
僕聞之泣下既而歎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旦至行有徐節孝先生今吾

君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支無續趙公則三歲孤兒不併
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成人可為公後無
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託之何人此君實寧有愧於節孝受無後
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勢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然則傳其
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於偉節斯為可愧焉耳
龔開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繭絲乎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結民心堅壁
壘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為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
可走者何所再造而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勿去惟有
遑遑遷轉而已國之亡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與而吾君實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嗚呼悲夫天耶人耶

廷博業此贊元本
所從從臨海錄補

陸君實傳後序

廷博業元本無後
序今從臨海錄補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
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莘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在鄧禮部光
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

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願能道厓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明年南遷化之硯洲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拜張世傑少傅為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居雷化大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厓山厓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為此天險可阨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出梅嶺明年正月己酉朔宋改元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己未宏範兵至厓山庚午恆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糲餘

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宏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后宮及百官吏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寶至元之十六年也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鬪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旗幟矣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爵又慮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頃遊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僕解后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其名非字也僕為之矍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寶章其人故為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他何譏焉姑叙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衣黃潛謹叙

淮陰龔開作文丞相傳序其事甚備予每讀之未嘗不廢卷流涕也丞相少以英才茂學射策冠多士踐服中外官政歷歷有稱以勇於為義不為權臣所喜起輒躓及德祐初始拔大用而國已不可為矣王師至吳門一月閒趨遷至右丞相奉命來使講解足未及轅門而大臣以國降矣既非丞相之志遂挺身而竄崎嶇險阻危者數矣獲至於闕丞相將以有為也而陳宜中忌之防之甚於防姦卒於以無成與國俱滅噫宋固天亡之也否則丞相之志豈待一死而已哉丞相既俘其夫人歐陽氏為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賤卒夫吾天也夫既執尚安所顧藉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死丞相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予既美龔氏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義故書之以補其闕文云爾

龔陸君實輓詩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死

一作

朋友之至情

一本云挽歌哀亡之至情

因能事而寓

一作

至情尚幽

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閒親疎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為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曰否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為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之哀之不復以久近親疎為閭蓋知哭其私而不知為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尚無聞於親疎久近之別而况舍生就義為萬世綱常立本絕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大中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一詩弔而不敢輕為懼傳聞之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聖予云得其詳於崔招討國秀崔得之辛侍郎來莘侍郎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願欲存一己之私非是於是乃遂謄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略已見鄙文或曰厓山敗時公位右丞相樞密使非也雖然揆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為公之重輕既貳其傳孰為之定名故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二十八日淮陰龔開序

亘古無斯事。於今有若人。龍綰同把手。殿室共沈身。蹈海言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微一坏土。魚腹瘞君臣。

方鳳

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顛。蓋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羣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龔開

立事寧將敗事論。在邊難與在朝分。從來大地為滄海。可得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再造古曾聞。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田橫祭墓文。廷博案此首元本不載從臨海錄補數闕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叔餒。史書猶曰曰嬰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渝。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圖。

高馬小兒圖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華駟料肥九分肥。童子身長五尺饒。青絲鞵短金勒緊。春風去去人馬驕。莫作尋常厮養看。沙陀義兒皆好漢。此兒此馬俱可憐。馬方三齒兒未冠。天真爛漫好容儀。楚衣裝無不宜。豈比五陵年少輩。胭脂坡下鬪輕肥。四海風塵雖已息。人才自少當

愛情如此小兒如此馬他日應須萬人敵老夫出無驢可騎乃有此馬騎此兒呼兒回頭為小駐停鞭聽我吟新詩兒不回頭馬行疾老夫對之空噴噴。

黑馬圖

八尺龍媒出墨池崑崙月窟等閒馳幽州俠客夜騎去行過陰山鬼不知瘦馬圖

一從雲霧降天闕空盡天曹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駮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自題中山出遊圖

人言墨鬼為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草聖也豈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草者在昔善畫墨鬼有似頤真趙千里千里丁香鬼誠為奇特可惜去人物料大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頤真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髯君野濶一豪豬即之妹子持杖披襟趕逐此何為者耶僕合作中山出遊圖蓋欲一洒頤真之陋庶不廢翰墨清玩譬之書猶真行之間也鍾馗事絕少僕前後為詩未免重用今即他事成篇聊出新意焉耳

髯君家本住中山駕言出遊安所適謂為小獵無鷹犬以為意行有家室阿妹韶容

見靚妝。五色臘脂最宜黑。道逢驛舍須少憩。古屋無人供酒食。赤幘烏衫固可烹。美人清血終難得。不如歸飲中山釀。一醉三年萬緣息。卻愁有物覩高明。八姨豪買他人宅。待得君醒為掃除。馬蒐金馱去無跡。

僕為虛谷先生作玉豹馬先生有詩見訓極筆勢之馳騁乃以此詩報謝

南山有雄豹。隱霧成變化。奇姿驚世人。毛物亦增價。天上房星氾。瑞光孕成白馬而黑章。為誰容易來中國。風雪天山道路長。頭為王。欲得方目為相。欲得明。脊為將軍。欲得強。腹為城郭。欲得張。絕憐此馬皆具足。十五肋中包腎腸。嗟予老去有馬癖。豈但障泥知愛惜。千金市駿已無人。秃筆松煤聊自得。君侯昔如汗血駒。名場萬馬曾先驅。山林鍾鼎今何有。歲晚江湖託著書。白雲未信仙鄉遠。黃髮參鬢健有餘。飲酒百川猶一吸。吟詩何嫌萬夫謔。錢持此馬將安歸。投之君侯如獻璧。君侯作詩凜馳騫。八荒滿盈動雷雨。定知此馬知此意。獨欠老吳通馬語。曹將軍。杜工部。各有一心存萬古。其傳非畫亦非詩。要在我輩之襟期。君侯君侯知不知。

自題山水卷

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

題趙鷗波高士圖

雪氣侵人臥欲僵，苦勞明府到藜牀。主賓問答皆情語，何用閒名入薦章。

題昭陵什伐赤馬圖

赤驥駝僧去玉關，換他白馬載經還。誰憐什伐飛龍子，贏得金創卧帝閑。

一字至七字觀周曾秋塘圖有作

秋。瀟灑清幽，人靜處，水邊頭。波紋細細，風色颼颼。鷗鷺情相狎，鳧鷖樂自由。疎葦敗荷池沼，白蘋紅蓼汀洲。幾竿漁釣去已盡，一段晚雲寒不收。

兒子咸畫鴈老人作江天仍作詩命咸書卷上

朔方六月猶有雪，江南十月水未結。雁門一夜起秋風，飛到江南未八月。江南處處多稻粱，景物何獨為瀟湘。沙汀月暗漁火起，警奴一夜空荒忙。休言汝肉不登俎，全身已被家兒取。猶幸先生有愛心，放汝長江得容與。

題自寫蘇黃像

海風吹髮如短蓬，精魄弄成禿鬢翁。歸來已覺陽羨鄰里喜，不似雪堂概江空。六年歲月幪尊中，何況如今一螺墨。安能及公目如初生犢，細觀此畫尤崛奇。兩顴巖巖

無刺肉百年光景春夢婆人間遂少天上多一炷清香留永日柰此堂堂不語何譬
如寶鼎淪泗水萬夫之力那能起後來博古彼誰子猶寫雄深吞蓋蓋不然豈徒有三
足兩耳。□□天地中間泣神鬼。□□人之龍又之虎。人言海內四學士又云蘇門六君子
洪崖肩高萬丈餘談笑拍摩何軒渠當為誰作前者王當為誰作後者盧詩到聖時
不讀書高處豈獨者湯坐團蒲豈非迢迢百世下好事亦寫蘇黃圖又非中郎虎賁
之有身又非叔敖身後之未死典刑摩詰劣少須一文精神三尺素光芒射人數百
步布袍便是山谷褐可能其中有菜肚。

宋道民錄卷十終

宋遺民錄卷十一

明 程敏政著

汪大有 附錄五

汪水雲遺事

陶九成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元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鑿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題水雲汪詩集後

迺 賢 南陽人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嘗命奏琴，因賜為黃冠師。南歸後，數往來匡廬彭蠡之間。若飄風行雲，世莫能測其去留之跡。江右之人以為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像至今有存者。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詩，凡若干首，多記其亡國時事，讀而哀之，成二律以識其後。

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客過殷墟獨嘯歌。鐵馬渡江

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茄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汪水雲詩敘

劉辰翁

杭汪水雲。以布衣攜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為太皇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銀鑕所為之作拘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繫。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清夜。釋羈旅邪。何其客之至此也。琴本出於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雪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如出乎天上。落乎人間。殆泊與淡相遭。而卒歸於無有。其亦有足樂邪。歸江南入名山。著黃冠。據槁梧以終。又起而出乎江湖。邇者名人勝士。以時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悲恨歎。無不有。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跡。凡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解其囊。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予蓋不忍觀之。孰不游也。以琴遇少。琴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計之。而不勝其壹。

鬱也。則復使之進琴馬。廬陵須溪劉辰翁會孟書。

書汪水雲詩後

丈天祥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于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子長之游。嗟乎異哉。乃為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弦。北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之困。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百五日。廬陵文山文天祥履善甫。

馬廷鸞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予且臥病。彊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橐。求余為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潸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予病復作。不能為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

周方

予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為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隴。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晚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肯為婉孌含蓄。千載之下。人間得

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為悲咽。正平操搥聽之者。三臺俱無聲韻。噫。水雲之詩。真能使人至如是。至如是。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慨易水之風。則水雲續集。予尚能無感。能無喜。古盱義山周方方叔。

趙文

讀汪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謝后。及王昭儀。暨國亡。親見黃蒼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留燕日久。尚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為青冢。存者為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紇于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果上之歎。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寫為詩。幽憂沈痛。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飄然興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君悲也。及為言于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嬰兒豎子。採樵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泣焉。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孟嘗君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况予亡國賤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泣焉承臉。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為先生鼓之。何如。予拭淚而謝之曰。止。廬陵青山趙文儀可。

李珣

往時讀泣血錄為之淚下。因歎德祐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余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稿紀其亡國之感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歛歔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邪留詩與後人愁耶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山。吉人鶴田李珣元輝。鶴田初寒夜坐云四壁兒

糊如暖閣一燈妻占
補寒衣見桐江集

續琴操哀江南 四章

謝翱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聞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前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釀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何在。嘻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
脈被翼軫客星光光自陪輦轂久涉戎行
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無罪
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
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脈王室誰非國人
噫嘻昊天使汝縲紲姦黨心寒健兒膽裂
黃河萬里冰雪我我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酌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
薄送于野曷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
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姬姜今焉憔悴
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遊姑蘇荒草
起秣我馬徘徊舊鄉江山不改風景不亡
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
吞聲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哀
跋

吳萊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翱作讀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

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翔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元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嘗以壺觴自隨。晝日不醉。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服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壅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恤。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謀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綆。幕雖拔刀斫。素不得悔。噫。宋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為鄒忌。必為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泣。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快。奔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思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歎息。泣下。又況天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邇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翔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貴戚玉麟兒。曾逐鑾車入紫闈。王母窗前窺面日。太真膝上畫眉時。滄溟水闊

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鐘期

摸魚兒送汪水雲之湘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霖鈴忍按新闌杜鵑枝上東風晚點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
琵琶曾識關山月怨弦易絕奈笑罷聲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浮雲事又作南
柯夢徹一簪聊寄華髮乾坤滄海無窮事不歷昆明初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
梅花疊黃花送客休更問湘雲獨醒何在沈醉浩歌發

送汪水雲入湘

吳仁傑

碧水初翻海亦摧奮身鼇背護蓬萊忽隨天上紅雲散却馭關中紫氣回大道有常
須變化元關無鑰任敲推攜琴更拜蒼梧野猶想南薰入調來

讀汪水雲集

碧窗聶守真

一夕緇塵蔽海東潮頭無力障西風汗沾鐵馬唐陵在淚灑銅仙漢祚終昨日又聞
金盃出他年誰信瓦棺空中郎未抵支郎慘地老天荒恨莫窮

題汪水雲集後

元黃建可

南音誰與調陽春戀戀餘香舊舞茵漢有銅仙空化淚楚因寶劍不全身美人粉黛

塵俱幻放客風騷恨轉新一卷長留天地外為公歌此淚盈巾

右詩二篇載永樂大典第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三卷第十七頁仁和余編修集自京師寄示因補錄於此以存滄海中一粟可謂幸矣嘉慶丁卯重九通介更鮑廷博寓兩粵會館書時年八十七

浮丘道人招魂歌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汪元量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鬢鬢雪容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蒼穹。睢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男兒忠。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忍埋玉骨崖山側。暮我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拔舌剖心命何惜。地結萋宏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憶。魂招不來長歎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信不通鴈飛絕。獨處空廬坐縲紲。短衣凍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體裂。此時與汝成永訣。汝於何處收兄骨。嗚呼三歌兮歌聲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長。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

埋炎荒。汝兄既足行雪霜。萬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狂。
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飢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掖虞姬
右陵母。一劍捐軀剛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為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兮歌聲苦。
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煨燼不得安。叫怒索飯飢無餐。亂離走竄
千里山。荆棘蹲坐膚不完。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摧心肝。嗚呼六歌兮歌欲殘。
魂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妝顏似玉。憶昔狼狽走空谷。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喪亂
多殺戮。白日驅人夜燒屋。一雙白璧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天哭。嗚呼七歌兮歌不足。
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歎香汁。杜陵竇唾手親拾。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
國風什。鬼神護呵六丁立。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溼。嗚呼八歌兮歌轉急。
魂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鐵湯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惜哉斯文。天已畏。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丈山道人事畢壬午臘月初九日

崖山禽得到燕山。此老從容就義難。生愧夷齊尚周粟。死同巡遠只唐官。雪平絕塞魂何在。月滿通衢骨未寒。一劍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與人看。

宋遺民錄卷十一終

宋遺民錄卷十二

明 程敏政著

梁隆吉 附錄六

梁先生詩集敘

胡 迺

先生姓梁諱棟字隆吉其先湘州人曾祖諱翼字羽之祖諱琛字仲玉父諱定字安道皆仕金國金亡安道公過江南寓鄂州先生以壬寅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鄂後遷鎮江弱冠領漕薦戊辰登龍飛第初選寶應簿丁父憂壬申再調錢塘仁和尉辟入帥幕一時聲名張甚甲戌避地建上丙子宋亡歸武林間處守道安貧澹如也弟諱柱字仲砥入茅山從老氏學先生依焉庚寅遭詩禍自是名益聞卜居建康時往來茅山中江東人士從學甚眾乙巳歲七月七日無疾坐逝壽六十有四葬城南鳳臺西鄉先生平日好吟詠橐無存者門人問曰先生何故不存橐答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藁在可謂名言惟先生清風峻節無愧古人世罕知者詩抑末耳先生豈欲以是名世顧詩無傳孝子慈孫不忍也乃哀集門人所記者得古律絕若干首樂府若干首并錄其平生出處大槩以俟後之君子云皇慶癸丑上元金華胡迺書

大茅峰

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嶮巖。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閒心。大龍上天
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沈。無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顛崖誰念受辛苦。古
洞未易潛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惱。山鬼空學一作離騷吟。我來俛仰一慷慨。山川良
昔人民今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一聲長嘯一作長嘯一聲一作長嘯下山去。草木為我
留清音。

四禽言四首

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又

脫卻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織盡寒機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卻布袴。

又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水多。九嶷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
哥。

又

又
提葫蘆年來酒賤頻頻沽。眾人皆醉我亦醉。哀哉誰得醒。三閭提葫蘆。

金陵廢宮

六代俄然又一唐。青山坐閱幾興亡。心知江左非王業。口說中原是帝鄉。落日有時登北固。春風吹夢過錢塘。荆墳檜宅依然在。留與烏衣話短長。

鳳凰臺

白髮久孤鸚鵡杯。碧梧自老鳳凰臺。管夷吾亦僅如許。李謫仙今安在哉。城郭是非秋雨外。江山形勝暮潮來。小留只等中秋月。且放青冥萬里開。

白鷺亭

荻花蘆葉老風煙。獨上秋城思渺然。白鷺不知如許事。赤烏又隔幾何年。六朝往事秦淮水。一笛晚風江浦船。我輩人今竟如許。只堪漁艇夕陽邊。

雨花臺

孤雲落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未了。江浮五馬恨無窮。客愁已付蒲萄綠。暹雨空餘瑪瑙紅。我亦欲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

題寅叔小園

深巷渾無市井喧。主人有客便開樽。數竿修竹三間屋。幾樹開花一畝園。楚岫和雲移怪石。秦淮流月下高原。此身且比淵明樂。母在高堂子候門。

久雨有感二首

冥雲生八荒。驟雨忽然至。中宵揭屋破。漏濕無處避。牀牀不得乾。僵立見憔悴。嬌兒莫啼哭。少須待晴霽。

少年不學稼。老大生理拙。入山採黃精。窮冬一尺雪。虎狼正縱橫。原野有白骨。傷心重傷心。吾飢何足恤。

贈嘉興徐同年

憶昔青龍在戊辰。馬蹄同踏杏園春。歸田令尹空書晉。執戟郎君盡美新。萬事不醒中酒聖。一貧無奈訟錢神。相逢莫效窮途泣。自古求仁要得仁。

野水孤舟

前村雨過溪流亂。行路迷漫都閒斷。孤洲盡日少人來。小舟繫在垂楊岸。主人空有濟川心。坐見門前水日深。袖手歸來茅屋下。任他鷗鳥自浮沈。

登鳳皇臺

枕寒流碧縈衣帶。高臺平與雲倚。燕來鶯去誰為主。磨滅謫仙吟句。愁思裏待說與
山靈。還又羞拈起。簫韶已矣。甚竹實風摧。桐陰雨瘦。景物變新麗。江山在認得劉
郎阿寄。年來聲譽休廢。英雄不博胭脂井。誰念故人衰悴。時有幾便鳳去。臺空莫厭
頻遊此。興亡過耳。任北雪迷空。東風換綠。都付夢和醉。

右調摸魚兒

黃葵

乾坤有正氣。間色皆為臣。名葩據中央。紅紫誰敢鄰。傾日不忘君。衛足恐傷身。冥然
無知識。忠孝出本真。林林天地間。戴履而為人。明靈秀萬物。孰不尊君親。嗟嗟叔季後。
利欲泯天倫。邈哉望帝國。產此瑞世珍。九夏不趨炎。三月不爭春。高秋風露冷。孤標出
清塵。背時還獨立。攬芳淚沾巾。建博案隆吉有種疏詩云家貧忽暴富菜種三十六癡兒不
解事問我從何得于義苟有違吾寧飢不食見至正直記

金陵三遷有感

憔悴城南短李紳。多情烏帽染黃塵。讀書不了平生事。閱世空存後死身。落日江山
宜喚酒。西風天地正愁人。任他蜂蝶黃花老。明月園林是小春。

淵明攜酒圖

淵明無心雲纔出使歸岫東皋半頃秫所種不常有苦恨無酒錢閒卻持杯手今朝
有一壺攜之訪親友惜無好事人能消幾壺酒區區謀一醉豈望名不朽閒吟籬下
菊自傳門前柳試問劉寄奴還識此人否

春日郊遊和友人韻

憶昔東風御柳斜枯腸一日萬周車壯心難起泥中絮老眼羞看霧裏花巷陌幾家
無主燕池塘一種為官蛙江南寒食無烟火白晝沈沈似月華

登鎮海樓聞角聲賦

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東南第一州

念奴嬌春夢

一場春夢待從頭說與旁人聽若暮畫溪山紅錦障舞燕歌鶯臺閣碧海傾春黃金
買夜猶道看承薄雕香翦玉今生今世盟約須信歡樂過情閒嗔冷妒一陣東風
惡韻白嬌紅消瘦盡江北江南零落骨朽心存恩深緣淺忍把羅衣著蓬萊何處雲
濤天際冥漠

送李北山歸建康

人生無百年，胡為在遠道。遊子悲故鄉，王孫怨芳草。有田歸去來，無田歸亦好。貧賤有餓死，富貴履危機。東海不可漁，西山采無薇。四方已一氣，我今將安歸。

哀毘陵

德祐元年，元兵攻常州，城破，知州事姚善統，制王安節等死之。以下知不足齋輯補。

荆溪水腥泊船早，落日無人行古道。鬪骸有眼不識春，東風吹出青青草。荒基猶認是人家，敗柵曾將當城堡。當時壓境兵百萬，不脫鞞尖堪蹴倒。短兵相接逾四旬，毒手尊拳日攻討。內儲外援兩消沈，一縷人心堅自保。孤臣守土輕性命，赤子效死塗肝腦。朝廷有爵愧降附，幽壤無恩澤枯槁。願箋司命錄英雄，收拾忠魂昇穹昊。

送存書記

一聲兩聲松子落，一片兩片楓葉飛。夕陽在山新月上，道人相伴一僧歸。

題葉東叔賓月堂

人生自是人間客，月亦天邊寄此身。彼此虛空無著處，誰歟是主復誰賓。

宋遺民錄卷十二終

孝之榜樣譏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過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者有太極祭錄丈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十二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嘔血三斗書此後有具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以壽終葬於姑屏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為宋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故僭而為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修肆之後豪右爭相誇尚石恪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王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哀之徒與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墜者以有節義為之闢也通圓者哂其獨介又孰知有所不為者亦聖人之所取乎

鄭所南小傳

盧熊蘇州府志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卒於枝江縣主簿父震字叔起號菊山淳祐道學君子為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於吳萍長洲縣甌山母樓氏妹為比丘尼名普西公太學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

叩閣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
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
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
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
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
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
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
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為異也坐臥不向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
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
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峰禪林之白眉聞
公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
法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公即曰世法和尚趙子昂才
名重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子昂數往候之終不得見歎息而去無
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舍諸剎惟餘數畝為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

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為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徧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屬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洪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度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於世。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錄成以示予。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尚。惜無人為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歎曰。自牧之錄此其有關於世教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祿位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託。乃俛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於終身坐臥未嘗北向。則有秋霜烈日之難犯者。蓋凜乎其不可向適矣。故其歿也。平日

之覲然自欺而不能無愧畏於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能於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零之餘撮拾纂綴得不至於盡泯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於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姑蘇王行書。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有序

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任宋父起淳祐道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公遂變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過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一作給以賦役取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奇而釋

之又嗜詩題蘭云玉珮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過徐子方書塾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日傳家事具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水仙云禦寒不藉水為

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為文操行率類此晚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潛避世恥如殷士裸如京天池水淺
鯨南息衡岳峯高雁北征三百運終遺墨在秋風九畹不勝情

鄭所南宅

王賓

樂橋東條坊巷

所南遭宋末痛國事日非上書切言之宋亡不顧產業寄身僧舍常而南哭泣坐不向北其菊花詩有日寧可杖頭抱香死何曾吹

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盡與誰人問先生垂淚答國亡何用念家為

題多景樓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鄭思肖

英雄登眺處一劍獨來遊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江分淮浙土天闔楚吳秋試望
斜陽外誰寬西顧憂

聽琴

洋洋盈耳間一派水潺潺意不隨聲盡心應與物閒宿雲穿竇出飛鳥御風還却喜
無人識支頤看遠山

送友人歸

年高雪滿簪。喚渡浙江尋。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鳳皇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別後。空回首。冥冥烟樹深。

夏駕湖晚步懷古

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首總淒然。空嗟落日猶如夢。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駕跡消前古地。菱歌聲斷晚涼船。如今城郭都遷變。茅屋荒蕪草積煙。

訪隱者

石甯雲封隱者家。一溪流水繞門斜。滿山落葉無行路。樹上寒猿剝蘚花。

春日登城

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帆何處去。柳塘煙重不分明。

春詞

春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袅綠雲斜。倚闌看遍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

懷友

今日尊前忽憶君。為憐秋事又平分。坐來疑睇西風久。過盡天邊數片雲。

春日遊承天寺

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閒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風歲歲闌闌城。

湖上漫成二首

蘚屋蒼潤雨初乾。石罅飛泉噴雪寒。啼斷禽聲山更靜。青松影下倚欄干。
一望湖光鏡面平。暮鴉過盡斷霞輕。狂來飛上高峰頂。趺坐松柯叫月生。

仙興

跣足蓬頭炯碧瞳。劃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無人迹。獨自飛行明月中。

宋遺民錄卷十四

明 程敏政著

林景暘 附錄八

林義士事跡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暘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白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過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壽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矣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鵲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

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跋

陶九成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予以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蓋雲溪羅先生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所書林義士事跡有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矣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邪或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矣載考之齊人周草窗密矣辛雜識所記則雲溪所傳歲月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兇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頂骨惟餘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予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

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序白石樵唱

霽山林德賜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稜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胡汲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余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得意處。每日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木禽魚皆吾性情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得江山助也。德賜自雁宕游會稽。禹窆荒寒。雲愁木愴。凭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煙霏之舒卷。紛感互發。凡以寫吾鬱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以博。微以章。宛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蛟蜂居士方逢辰君錫序。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賜。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

感疾迫庚戌冬終於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有聲場屋時文既廢倡為古文發為騷章往往尤臻其奧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托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為親切其他題詠酬唱雖有不同然而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為之註釋云岷陽後學章祖程和父題。

註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為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為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暢融之以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為詩也本義理以為元氣假景物以為形質濯冰雪以為精神翦煙雲以為態

度朱絃。疏越而有遺音。太羹元酒而有遺味。其真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揆僭踰。爰輯舊聞。為下註脚。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為之發揮。而不敢隱焉。第胸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據。尚有未盡明者。姑冀講問。以備其全。一日。子安儀中二友生請曰。夫註草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迨今猶不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盍缺之以俟後賢。予嘉其言。因出此彙俾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雅君子。訂其舛謬。補其疏畧。使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

吾鄉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蹈貞。晚年英氣。詘折為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餘思也。今宜竹張君和父。獨喜其詩。為之箋註。誠以其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撥擊。故實之贍詳而已。昔李善輯注文選。援據該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曩年君嘗與予。翰札辨論河洛圖書。往復數四。予固已知其學有

根抵別後久客湖海。蓋載侵尋。彊與年少爭一資。半級於端簪澤笏中。每用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輩。追逐雲泉。襄陽文字之樂。何可得耶。重念鄉山寥泐。文物睽孤。章君乃獨能慨慕前修之流風。發揮遺橐之芳韻。必使光塵遠暢。有永以傳。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雋。予又當拭目云。至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僖書於赤霞城。

白石樵唱

林霽山

南山有孤樹

先生之居南對崑巖上有老松常有鳥集故因之成詩以寫出處之意

南山有孤樹。寒烏夜遶之。驚秋啼眇眇。風撓無寧枝。託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卑飛觸茅茨。乾坤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墮已復支。

秦吉了

鄒氏聞見錄。淮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作人語。夷音欲以城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質欲賣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不食而死。

爾禽畜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賃售千金。寧死不離主。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孫供奉

幕府宴聞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上有弄猴人。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之緋袍。號孫供奉。未溫篡位。取此猴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溫。

徑超其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

緋衣受天恩。日瞻唐殿駕。朱三爾何為。欲使兩膝下。皤皤長樂老。閱代如傳舍。詩意

吉了孫仲奉二物特禽獸爾尚知伏節死義不忍事非其主而李
為二公以堂堂而相一則偷生異域一則濫祿累朝是誠何心哉

雲門即事

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一里今名龜巖

最愛林中過客稀。坐分片石澹忘歸。僧閒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城是非。瀟灑山光
秋入畫。清寒夜氣曉侵衣。一溪截斷紅塵影。西有任公舊釣磯。

舜廟

在會稽東南一百里

聲斷黃絃萬壑幽。三千年事水空流。袞衣剝落星辰古。野廟淒涼鹿豕秋。孝友風微
惟故井。神明胃冷尚荒州。九疑回首孤雲遠。老淚斑斑楚竹愁。

寄林編修

名千之字能平陽人

大雅凋零尚此翁。醉鄉一笑寄無功。衣冠洛社浮雲散。弓劍橋山落照空。東魯有書
藏古壁。西湖無樹挽春風。中車莫過青華北。城角吹愁送暮鴻。

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

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

道中

程入江鄉宿新炊。飯帶砂亂山愁外笛。孤驛夢中家。野水平菰葉。春風足。棟花西來

三兩客閒說舊京華

春暮

乾坤萬事上眉端。寂歷東風獨倚闌。白髮餘春能幾醉。綠陰細雨不多寒。香飄苔徑花誰惜。影落沙泉鶴自看。碧眼野僧和我意。素琴攜就竹西彈。

春感

柳花袞雪春冥冥。溪風一夜吹為萍。萍隨風去渺流水。人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草芊芊。半窗疎雨寒食天。曉來白髮稀可數。多少朱顏化黃土。高原冉冉青煙斜。麥飯灑松能幾家。子規叫殘金粟暮。滿紙蘭亭已飛去。

贈天目吳君實

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詩興翩翩度雪溪。巖雲猶護舊留題。夢回殘月蒼梧曉。家在春風秀麥西。萱草堂深衣屨寄。桃花觀冷酒重攜。故山石鏡無人問。空與寒猿照影啼。

太學同舍徐應權普義沈并後十年眾為營墓立碑私謚正節先生

高年不與魄俱沈。魚腹孤忠耿至今。翠碣已書身後謚。寒泉猶照死時心。神遊舊月山河改。夢斷疎槐風雨深。埋骨誓終從武穆。棲霞嶺樹隔秋陰。

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

丙子春伯顏兵至杭州則堂家破翁以參知政事與丞相吳堅等充祈請使詣燕申祈請之議國亡

守志不仕。貶河中府十九載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召還放自便乃歸江南時年八十有二矣。

濱死孤臣雪滿顛。冰顛嚙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遶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鵲。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答柴主簿二首

名太號觀齋瑞安人

相隔雲江有夢尋。篇詩寄舊重兼金。山林未遂鹿麋性。風雨空愁葵藿心。老氣十年看劍在。秋聲一夜入燈深。銅槃消息無人問。寂寞西樓待雁音。

閒采秋荷自製衣。相逢舊雨語依依。學窮科斗心空老。夢跨蟾蜍肉不飛。幾喚江帆和雁渡。長歌巖戶見雲歸。何須化鶴千年後。城郭人民半已非。

別方槐庭山人一首

半生書劍孤心老。萬里山川兩眼醒。空向西陵問佳氣。舜田禹穴草青青。

王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命予賦

王公諱英孫號修竹會稽人仕至將作監簿素與先生友善革命後先生遊越多居其莊

上好

秦望諸峰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迥三千界。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侵

珠佩溼。明河影落玉簫寒。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蓬萊跨紫鸞。

東山渡次胡汲古韻

汲古名僑號天放龍州人

客來持酒灑煙霏。空想高風意欲飛。老洞藏雲安石臥。孤舟載雪子猷歸。一川白鳥自來去。千古青山無是非。欲上危亭愁遠眺。廢陵殘樹隔斜暉。

山窗新闢有故朝封事彙閱之有感

偶伴孤雲宿嶺東。四山欲雪地爐紅。何人一紙防秋疏。卻與山窗障北風。

雜詠二首

州汪鎮卿

名鼎號桐陽平陽人

垂垂大厦顛。一本支無力。精衛悲滄溟。銅駝化荆棘。英風傲几筵。濱死猶鐵脊。血染沙場秋。寒日亦為碧。惟留吟嘯編。千載光奕奕。

權臣坐偃月。棄官如飄蓬。及茲顛沛秋。翻然挺孤忠。一死來得所。網羅挂飛鴻。渡淮已不食。蛻稿夷齊風。何人續遷史。表為節義雄。

天台隱者

俗駕不曾到。瘦筇時復攜。肺肝清澗飲。鬢髮老巖棲。野巷猶雞犬。春城自鼓鼙。未應人世外。別有武陵溪。

讀秦紀

琅琊臺上晚雲平。虎視耽耽隘八紘。萬里不知人半死。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壁沙丘近。威動神鞭海石驚。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圮上漢功名。

元日即事

宿霧沈城海日遲。十年冉冉鏡中絲。江湖舊夢衣冠在。天地春風鼓角知。杜曲桑麻歸已晚。尚平婚嫁畢何時。野人問我行藏事。自向庭前採柏枝。

挽浙西提舉李公

公錫字宗禹永嘉人

文獻凋零半隴雲。荆花舊宅冷溪濱。欲知禮樂千年事。曾寄行藏八袞身。旌節自天驚隔世。衣冠入地見全人。鵲袍猶憶談經處。風雨宮槐暗落蘄。

重過虎林

虎林山在錢塘舊治北半里亦曰武林今為郡稱

漠漠江湖夢。蕭蕭未黍秋。清笳吹落日。白髮過西州。地涸神龍逝。山空老鳳愁。惟餘關外水。寂寞自東流。

故宮

驚風吹雨過。歷歷大槐蹤。王氣銷南渡。僧坊聚北宗。煙深凝碧樹。草沒景陽鐘。愁見

花飄月。荒秋咽亂發。

辟雍

天子學宮之名

冠帶百年夢。昔遊今重嘆。璧池春飲馬。槐市暝藏鴉。堂鼓晨昏寂。廊碑風雨斜。石經雖不火。歲歲長苔花。

禮闈

禮部貢院也

楓陛將親策。蘭宮此並馳。凡鱗風雨化。澹墨鬼神司。染柳春衣淨。看花曉馬遲。偶來追昨夢。戍屋草離離。

西湖

繁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風物曠西子。笙歌醉北人。斷猿三竺曉。殘柳六橋春。太一今誰問。斜陽自水濱。

拜岳王墓

岳飛葬西湖之棲霞巖

寥落一坏在。英雄萬古寬。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原。樹老殘霞澹。塵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葛嶺

宋度宗賜賈似道第於西湖葛嶺

不讀霍光傳。炫然桃李門。湖山變朝市。烽火滿乾坤。膽落冰天騎。魂飛瘴雨村。春風吹秀麥。誤國竟何言。

次翁秀峰

溫州人

花柳西湖別此翁。十年鬢雪忽重逢。唐陵愁問永和帖。楚水夢聞長樂鐘。黃榆秋燈餘舊癖。素侯野服拜新封。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玉峰。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

越州人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梅角底。一春煙景竹筇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野豐年入夢魚。冰下流泉清老耳。東風先已到郊居。

寄七山人

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鄭初先生隱居於此。稱為七山人。

十年疎鬢為誰斑。天借儒冠日月閒。欹枕寒生雙瀑澗。開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尚覺遼城是。鵲老空聞蜀道難。欲覓九還憑寄語。青牛何日度函關。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命。是不知殺身成仁者也。併為發之。

葵榴入眼明。得酒慰衰齒。胡為浪自悲。懷古淚紛委。湘江沈忠臣。越江沈孝子。沈骨不沈名。清風兩江水。或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哭父天為

驚憂君國將燬于焉偷吾生何以立戴履脩短在百年芳穢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滔滔真死矣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江海一畸人。舊國愁生暮。衰年病過春。天垂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在心。銜履戴仁。

五日式韻

客鄉弔古重登臨。隔水斜陽鳥語深。葛尚餘唐關夢。傾葵猶抱楚臣心。蒲邊臘釀供華髮。棟後春風在綠陰。桃印靈符何必佩。乾坤正氣古猶今。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奇不厭買山勤。重華事在人何在。萬古春深鳥自耘。閒拂巖花問陵谷。獨懸茅屋管煙雲。滿林剡竹供揮灑。天壽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元髮相逢雪滿顛。一番欲別一凄然。離亭落日馬嘶渡。舊國西風人喚船。湖海已空彈缺夢。山林猶有著書年。蓬萊不隔青禽信。還折南枝寄老仙。

答金華王玉成

金華婺州郡稱以其地有金華山也

詩吞楚澤渺無邊不用神丹骨已仙
九萬里程驚落羽三千年事撫遺編
銅盤老淚胡加裏金粟荒愁杜宇前
惟有雙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尚依然

夢中作四首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

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於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顯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為題下篇冬青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敞寧忘犬馬情
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
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幾莫雅水到蘭亭轉嗚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
猶憶年時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

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漢宮嘗植後世因之宋諸陵亦多植此木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
影空五月深山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
尋

常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
曾識萬年鷓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
夜半一聲山

竹裂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飛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鋌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秋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知不足齋錄附

六陵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鄧全祖望

六陵之事尚有所商。蓋唐林故祠在橫宮旁。彭季山以為尚應有王脩竹乃本之。張孟兼則多其一。黃梨洲以為尚應有鄭朴翁謝皋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續考之以為尚應有癸辛雜志之陵使羅銑則又多其一。羅事雖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為非一體也。况周公謹言羅殮孟后時一老翁得后釵。皋羽明有古釵歎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固前人所未及之證佐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祠。若章祖程引厓山志以為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言。余則亮者政和人。余應也。明

洪武中曾官留守同知事。即賦皇家十六飛龍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人在政和蓋稱宿儒。圖經中有傳可考。而相去八十餘年。隔絕三朝。其時不與唐林接。則於六陵事定無豫。且祖程引厓山志以為據。是書予家有之。然並無此語。故益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脩竹以下三人。而未及陵使。愚尚以為缺也。當時同事。自尚多人。以趙東山之語。可想見也。今其幸傳於世者。不當失之。若其祠址。既不復在攢宮。愚以為可移之天章。蓋天章冬青之跡。不久湮沒。寺僧甚陋。幾不知為鳳巢龍穴之所在矣。故宜立穹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於寺中。以存其地。不當在城內也。執事欲移穆陵祀典於天章。而大吏格之。是在黃耒史。早有此言。然大吏亦不為非也。蓋國家命祀。根據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改移。是乃定例。況穆陵遺廟。明祖返之攢宮。則固未可改置矣。故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其中又有宜論定者。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可據也。今之蘭亭亦在天章。然而宋蘭亭去今幾二里。則今之天章亦非宋之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為火燬。明永樂六年。浮屠智謙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前此唐林之舉。其在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寄於今之天章。若碑則當立於舊址。姚江黃耒史。物色冬青於今之天章。不得而痛心於浮屠之刻其蹤。

跡甬上萬西郭亦主其說所謂刻舟而求劍者矣。

冬青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之役王脩竹鄭朴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使亦必不可遺者也獨謂謝皋羽有陰移冥運之功此出自楊廉夫之臆說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知其妄夫欲審皋羽之同功與否先當定發陵之年羅雲卿作唐雷門傳以為戊寅周公謹志以為己酉宋景濂從公謹乃其於元史又先一年以為甲申則已自相矛盾故續綱目從雲卿若以皋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在尾則雲卿之言是也近人邵廷采疑以為戊寅宋少帝元年蒙古不應竟無顧忌若此因以為己酉而冬青引不可解則姑闕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况厓山彈丸豈為敵之所懼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也發陵既在戊寅則其時文丞相未死皋羽甫從前一年辭而東歸西臺慟哭記所謂別公章水湄者是也祥興初元皋羽蓋尚徘徊嶺嶠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豫於冬青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據韶父之言則皋羽避地甌括間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越即記中所云哭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自是局外記事又屬追溯之語知君

種年星在尾則已之不豫可知矣。其為追朔又可知矣。是時霽山已歸東嘉。故皋羽頗有詩寄之。是則就皋羽之言以考皋羽。而可以了然者也。楊廉夫之言妄也。况皋羽以其子初達世務始棄家出遊。終身不返。癸未皋羽年三十五。其子可冠。始出遊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且為其所惑。野公為皋羽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此。然則皋羽之配享當去乎。曰是不然。皋羽之大節。宋末為最。即白衣而拜靈禽之下。亦足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為不可。但不當以為共事者。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天章古跡既已漸沒。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亦是雷門諸君之所深望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石柱銘。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賜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為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僅見於吾家世譜。史志固未之載也。然剡源游蘭亭序。其於書院之役。謂以全氏廬為之。則其說非無徵者矣。天章自宋時屬吾家。迨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年。唐林義舉。謂非吾家共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固遺民。其於脩竹為同志。故是役也不於他所。而於吾家。間嘗謂脩竹為謀主。羅陵使則櫓宮之地。主泉翁則山南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皋羽則特聞其事。而歌詠以發之者。

也蓋橫宮無地主則事且立洩山南無地主則亦無以安七戰之驚魂也事蓋必萃
羣力而始成而乃以各懷忌諱故雖唐林二君尚且彼此傳聞不合況其餘乎弟非
敢為先世強附此事但考索所及固不可得而悔也然竊以為六義士當崇祀而泉
翁則可以不必是又何也吾家固宋室世戚也三王四公重圭疊組先太尉位在二
府矣國亡事去不能救是所疚心豈敢以此為功而望後世之報哉且是天章者故
先太師徐公墓道所在也其因先墓而以寺為香火之院固宋室之賚予也一坏之
土其又何辭如或因畏禍而有難色則厲之不如矣故泉翁之共任此事不足奇也
特其地之所屬不可不著明耳先泉翁諱璧字君復太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
祕閣晚年遷居於杭之城東所稱孤山社遊初子者也世亦稱為城東處士其詩見
皋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嗚呼故國之文獻消沈羣言迭出五百年來旁搜審
覈而後略具首尾也悲夫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謁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卒未竟其語冬青之舉為世人所豔稱然止
唐玉潛林白石耳同時豫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修竹鄭宗仁鑿鑿可考

謝皋羽則陰移冥轉其間草窻紀陵使羅誥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奔走是役者也獨匡山志所云余則亮尚當闕之以俟考明初既返穆陵遺骸建雙義祠於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移之陵右凡有事於六陵即并及之夫其祠之是也而惜於同義諸公有未盡者某嘗走橫宮山下摩挲宋學士碑文所有享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尚有約畧可尋之蹟而徧問樵夫牧豎獨失遺址所在為之茫然當時江南舊臣官上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髡縱其滔天之惡玉匣珠襖狼籍殆盡諸君子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為故君護龍體恒星晝隕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世而下即分麥飯一盂以酬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更有大不平者楊髡西梵謬種原屬豺虎不食之餘而同惡秦寧寺僧則橫宮首禍所啟也茲者西冷道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毀楊髡遺跡鑿飛來峰之塔折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累地祇波害天文而秦寧殿宇近在陵寢之側巋然獨存佛燈魚鼓不隨麒麟辟邪石馬並泯茂陵秋風猶餘磨劍之輩豈特冬青靈鳥將共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髮指夫祠祭在有司今唐林祠宇鞠為茂草則興廢舉墜是明使君之所以脩典禮也逆僧故址犁其地而踏之抑亦厲風教之一端也合當日扶義之羣使共食於

一堂正明使君之所以表幽潛也。滄桑岸谷。又歷數百祀而遙。四山風雨之地。一望蒼茫。然而向蘭亭而嗚咽。索真帖於誰家。諸君子之魂魄在此間。其奈何過而莫之問也。敢以告之執事。幸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浙東孫觀察帖

某前此劄帖幕府。欲毀橫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以為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以當毀者。不僅以其當日豫於楊覲之惡而已。蓋所謂泰寧寺者。何地乎。乃即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也。吏部侍郎楊華奏曰。泰寧寺山岡偉特。五峰在前。直以上皇名村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當在於此。詔遷於此。而以其基定。卜仁烈后楊氏祔。是泰寧寺所以改為永茂陵也。至元二十二年。楊覲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橫宮。錢唐有龍華寺。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壽。時橫宮已改為寺。并敕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復為泰寧寺也。嗟乎。吾聞橫宮之建。趙清獻公陸焚公二家先塋。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道如故。天子錫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悖。一至於此。然愚竊怪明洪武間之遣官審視也。浙江行省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尚有殿垣。其餘

祇存封樹。於是置守衛之戶。嚴芻蕘之禁。而寧宗兆域早已犁平安得尚有封樹之可言。禁山之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為道場者。是有司特以謾言奉行。未嘗確為清覈也。正統弘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民間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隙地所可比。而返縱而不治。其為樵牧孰有過於此者。方今雖再屬易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為令甲之所加意。明使君誠以此諭有司。使其清而出之。則有功於金粟之堆。豈淺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力不能勝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為當盡毀寺室。大題曰宋永茂陵故址。而為周垣以藩之。至若冬青古樹。開花無日。近已梵宇雜揉。湮沒莫可蹤跡。若以整頓櫺宮餘力。并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靈所深望於後世之志士者。敢復為執事讀言之。

宋遺民錄卷十四終

宋遺民錄卷十五

明程敏政著

宋遺事附錄九

讀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已子之詔有作

原注此詩似是節文

余應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惟昔祖宗受周禪。仁厚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為君長傳無窮。廷博紫水東日記。無雖因二語別結。何其隆其他亦多。刪節不復校注。

跋

何喬新

此詩敘元順帝為瀛國公之子。迺閩儒余應所作也。其詩有壬癸枯乾丙丁發之句。

蓋壬癸為水。丙丁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終。故老相傳順帝北遁。殂於應昌。倉猝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間隱隱有字。亟視之。迺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汗卻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劉秉忠所作。故應云爾也。考之於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矣。後十有二年。為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於吐番。又二十八年。為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也。安懼帖睦爾以元統癸酉即位。是為順帝。時年十四。其生當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應之詩或有徵也。史又云文宗以上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黜之江南。召奎章閣學士虞集書詔播告中外。而不言順帝為何人之子。蓋諱之也。予年二十時。赴江西鄉試於館人家。見古樂府一帖。內有沙漠主一篇。云楊廉夫所作。予方從事科舉之業。不暇錄。但記其篇末云。吁嗟乎。鳳為鳩。龍為魚。三百年來龍鳳裔。竟墮左袵稱單于。又識其後云。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為元所滅。而瀛國公之子。陰篡元緒。世為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頗與應合。近考

鐵崖樂府無此篇。豈出於假託邪。抑有所遺邪。新安程克勤錄此詩示予。因具疏予所聞見者以廣異聞云。時成化丁亥冬十有一月朔。椒丘子識。

紀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為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顯之地。謁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罕

祿魯氏。郡王阿兒廝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安懼帖睦爾。後有言於文

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己子。遂兩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

帖木兒請於文后卜。答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鄰質班。是

為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安懼帖睦爾。

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既見。具陳

迎立之意。安懼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

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燕帖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

后與大臣及學士巖巖等定議立姪安懼帖睦爾為皇帝。且詔尊文后。下有脫文曰燕帖

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昇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脫文有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啗咎餓秀才。怎麼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迨夢感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後。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為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於大明宜矣。予歸老於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元之報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唯此何

為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為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按此說似是而不得其實。今以史考之。宋恭帝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六年。為至正戊子。學佛法於吐番。又二十八年。為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與恭帝相見。實在此時。而順帝以元統癸酉即位。時年十四。其生當在延祐庚申。審如此說。以為明宗奪恭帝之后。而順帝乃遺腹子。則其生當在丙辰丁巳間矣。以史之年證之。世安有遺腹子踰四五年者。宜以余詩為是。

贈虞伯生詩

無名氏

蓋世文章凌日表。驚人風采動朝端。窮經白首討論易。草詔丹墀潤色難。憂國淚多雙眼暗。歸田計早一日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

右詩得於傳聞。而未句之意有不可解者。故老云。伯生嘗私於文宗妃。故贈者因以譏之。不知其果然否也。

西江月詞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錫刻於梓黃紙模印帖壁間即此詞也

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一作馬依舊中華福

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覓生涯死在西江月下廷博案即瑛七倫類彙云初二句乃言元世祖德祐二年滅宋至順帝至十五年

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之數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太極之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殂於應昌狩取西江寺梁為棺之驗耳右說足以補此注所未備瑛疑宏吉刺氏非覓却非北語無定音元史微思吉傳中即作覓吉刺氏也

右詞近世皆傳為太保劉秉忠所作而陶宗儀記之如此未知孰是或曰元主皆

為后而此云云指望覓生涯蓋陰寓順帝非覓吉刺氏所出之意也

元史順帝紀畧

順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廝蘭之裔孫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廝蘭率其眾來降乃封為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

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

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於和

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於和

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己子，移於廣西之靜江。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為寧宗。十一月壬辰，寧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安懼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闍里吉思迎帝於靜江，至良鄉，具鹵簿以迓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燕帖木兒，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帖木兒死，后乃與大臣定議立帝。自萬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奉土匭，綬勸進。四年六月己巳，帝即位於上都。至元六年六月丙申，詔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其略曰：「昔我皇祖武宗皇帝昇遐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惑於儉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寢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啟大事，於時以

地近先迎文宗暫繼總機務知天理人倫之攸當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逝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思欲自解於天下乃謂夫何數日之間宮車弗駕海內聞之靡不切齒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歎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隨降殞罰叔孀不答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國之大政屬不相遂者詎能枚舉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靈權姦屏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撤去圖鐵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本朕之孀乃陰搆姦臣弗體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冲幼理難同處朕終不陷於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監察御史崔敬言燕帖古里不宜放逐不報

虞集傳略

光人龔伯璣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璣遊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名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名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寶。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璣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即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先師呂文懿公嘗謂予言順帝即位後。京師有為十七字之詩者。置於虞文靖公之門曰。昔謂非其子。今日作天子。說與老蠻子請死。虞因此悲。遂謝病而歸。然不

知所出。姑識於此云。

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天歷至順間。文治蔚然可觀。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彙呈。順帝親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自由。是喪明不能作楷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知不足齋附錄

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事帖子

全祖望

紹裔

來論。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正史。為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啟其端。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悉。

者常熟□□□薈萃諸書考其顛末已無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為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即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興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於吐番時年祇十八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庚申外史瀛國為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母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并其母以歸元史順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廝蘭之裔孫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廝蘭帥其眾來

降乃封為郡王俾領其族部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
生帝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
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是
也元史順帝本紀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
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子及明宗
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
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於
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阿忒納荅剌為皇太子乃以妥歡帖木兒太子
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憐貼木兒
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告中外余應
詩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丞相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
乂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願召
妥歡鐵木兒立之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晃忽乂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
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躊躇累日自念晃忽乂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

至而治其罪。姑祕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安懼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為丞相。宗戚諸王無敢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為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質班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復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少年。安歡帖木兒在靜江。可取為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廣。取安歡帖木兒太子來京。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並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迄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嫡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鑪中。以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文

宗在日。謂陛下素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疾之者作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彙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朕脫亦為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水東日記。後至元二年。追尊帝母邁來迪為真裕雲徽后。余應詩云。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磧。吁嗟趙氏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為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間印合之奇。又有不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即位。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即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知更之為庚也。歷真宗天禧四年一庚。神宗元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寧宗慶元六年四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為五更。而元世祖以是年即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更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非所謂莫知為而為者乎。又陶宏景胡笳曲。有負屣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為受命之符。乃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

有庚申。彭口以為甲辰君者。元之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臺集又載永樂中。嘗侍太宗。觀歷代帝王遺像。至宋太祖以下太宗。笑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至元列帝曰。都吃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類太醫也。忠徹俯首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為恨。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合。非異事乎。楊維禎曰。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為元所滅。而瀛國公陰篡元緒。世為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年即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之。而明寧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為證助。錢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史一定案。不得以呂羸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宋遺民錄卷十五終

書宋遺民錄刻後

宋既亡文山被執天下盡為元人有矣當時之士若王鼎翁謝皋羽唐王潛輩忠憤激烈於其所知或愛助之而欲全其名節或傷悼之以招慰其精爽或感惻傾貲以收拾其舊主之暴骸而不顧於禍患迹其所為固有不同然亦各盡其心而已他若張毅父之致愛於文山間關遠道而無死生之間方韶卿之重傷於國亡獻欵歌哭而有黍離之思吳子善甘於凍餓而不肯再仕龔聖予撰二忠傳而紀述甚核汪大有之幽憂沈痛發諸詩梁隆吉之守道安貧終其世鄭所南之勁節峻行志向實過於王哀林德暘之深慮遠避而高潔可繼於靖節若宋遺事之附載而天不亡宋之意亦隱然見於言外又足以慰數子者之心於九泉之下焉其有關於天理民彝豈淺淺哉予先師望墩先生官翰苑時有感於數子者之事彙次成編為十有五卷先生沒且久曾忘其固陋因所訂卷目鈔次而校之以卒先生之業予族弟士儀乃倡刻之陽湖孫陽甫隆阜戴以立繼之久未克就緒而臨溪宗人思柔及先生猶子本一復命工以終之嗚呼微先生之卒錄則諸子之事無以著微諸君之繡梓則是錄之鈔無以永是皆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秉彝好德千古同情不於此可徵哉刻完謹

綴數語於末簡以諗觀者如此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休寧率溪程曾謹識於獨善園之草堂

壬辰之秋余從書肆見此書首卷出一奚奴袖中乃槧本也問坊人云是高陽氏藏書把翫片晌欲竟讀而不得然心懷之不置已而訊之史先生辰伯先生故以好書稱者言吾向者從虞山借得以授平原氏鈔存可得而觀也旋為予取來書凡四冊前冊錄竟方易其次大耄之年步履攜筇不辭脩途往返余甚感其意焉書係錄本惜亥承之謫未讎正爾鈔成為識之如此癸巳歲四月五日竹里老人書

平原陸氏本鈔於順治丁亥此冊又後七年矣陸本久歸家篋末卷失去三葉得此補寫遂為完書竹里姓氏莫詳存其跋語庶不沒老人苦心云